

知青

全3册
3
ZHI QING

梁晓声
著



千万知青的热血往事 大气磅礴的史诗巨作

百万字长篇小说未做删减
完整保留原著创作风貌

全景呈现
“上山下乡”运动
入选第四届“三个一百”
原创图书出版工程

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在
蹉跎和奉献中过去了
而关于青春的回忆，却让他们终生难忘

CTS
CHINA TIAN SHI
CHINA TIAN 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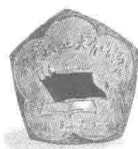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知青

[全3册]
3
ZHI QING



梁晓声
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青:全3册/梁晓声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04-8382-1

I. ①知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4773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经典·文学

ZHIQING: QUAN 3 CE

知青:全3册

作者:梁晓声

出版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毛闽峰 李娜

项目总监:石相杰

特约策划:张明慧

特约编辑:张明慧

营销编辑:杨帆 周怡文 刘珣

装帧设计:80零·小贾

封面插画:三乖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刷: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1000千字

印 张:72.5

版 次: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382-1

定 价:128.80元(全3册)

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010-59320018

如果说“民间”二字可敬畏的话，
那么乃是因为，正义在民间终究会得到体现。

而青年并不是独立于民间之外的群体，

他们从来都是民间的一部分。

也可以这样说，大多数青年是通过对民间的了解和融入，
才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，并逐渐成熟起来的。

CONTENTS

目录

第 26 章 / 1

齐勇和孙曼玲骑着“乌云”的身影在蓝天与碧草间飞快向前。马蹄踏过浅河，“乌云”向一片树林奔去。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，树林金灿灿的叶子闪烁不止。

第 27 章 / 21

前边是悬崖，后边是一心要射杀它们的猎人，它们已无生路。它们一动不动，是那么地镇定，仿佛不失尊严地听天由命了。

第 28 章 / 39

他冲回到桌旁，左右开弓，一手一个，抓起赵天亮碗里的两个黏豆包，在白糖里滚了又滚，同时塞入口中。

大家看得目瞪口呆。

第 29 章 / 58

她一甩袖子，将藏在身后的画甩了出来，展开在大家面前——那正是沈力丢失的那张裸体画。一阵哗然之后，紧接着是一阵死寂。

第 30 章 / 79

余怒未消的孙曼玲抓住吴敏行李箱的箱盖，将那箱子拖到地上，箱子里的衣服散落了一地。孙曼玲发泄地将衣物踢得东一件西一件。

第 31 章 / 100

对。怕也非跟着你不可。反正今天夜里我豁出去了，你走哪儿，我跟哪儿。你就是走向地狱，我也跟向地狱。

第 32 章 / 122

周萍从慌乱中反应过来，搂抱着书包跳下车厢，喊：“来……”

没等她喊完，留在车下那名歹徒就从后面捂住了她的嘴，同时将匕首压在她的脖子上。

第 33 章 / 142

维吾尔族汉子再一次催马靠近车厢，再一次用长竿递送。赵天亮终于抓住了医药箱，但也将维吾尔族汉子的长竿拽脱手了，大家都倒在车厢里，也眼见维吾尔族汉子跌下马去。

第 34 章 / 162

赵天亮慌慌张张打开木箱子，取出一支枪，压上子弹夹，将车门拉开一道缝，朝外开了一枪。反作用力使他往后一坐，几乎倒下，周萍及时扶住了他。

第 35 章 / 181

门旁站着一名陌生的持枪民兵，见赵天亮跑来，往门口一站，把枪一横，挡住赵天亮。

赵天亮吼：“你滚开！”

民兵也瞪着眼睛吼：“你滚开！”

第 36 章 / 201

马婶已盘着一条腿，稳稳地坐在一只黑色大木箱的箱盖上了。她见尤主任们进来，强硬地喝问：“你们想干啥！”

第 37 章 / 221

“你想让我们孙家怎么做，你们才能原谅我们孙家的孩子，你只管说……”

没等孙父说完，齐父突然挥舞帽子抽打起孙父来，而孙父双手抱头挨着。

第 38 章 / 239

赵天亮家里，戴黑眼镜、缠黑纱的赵父大发脾气。他“咄”的一声将一只杯子蹴在茶几上，杯子顿时碎成几块儿，茶几的玻璃板也裂纹四射。

第 39 章 / 256

我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那就在于，看民间还有没有善的种子。若有，不好的时代终究就会过去。若少，就应该加以珍惜，使它多起来。

第 40 章 / 272

大队长愤怒地点指着周梅：“都是你惹出来的事儿！你说你把大家偷偷带你爸妈那儿去干什么呢？！宁落一屯，不落一人，这么个道理你都不懂啊！”

第 41 章 / 293

他一转身，见几只狼正在进攻老白马，而老白马已躺倒在地上。“乌云”惊恐地嘶叫，企图挣开缰绳。

齐勇举叉在手中，大叫着向群狼冲过去……

第 42 章 / 314

牛主任一拍桌子：“胡说！这时候搬迁，那你们不抢收了？！”

赵曙光冷冷地说：“人的生命比粮食宝贵，比土地也宝贵。”

第 43 章 / 335

赵曙光的脸出现在铁条后，他哀求地说：“求求你俩，放我出去！全大队人等着我回去拿主意呢！人命关天的事，你俩要积德！”

第 44 章 / 355

如果她不肯原谅我，那我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。千万别使我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

第 45 章 / 377

沈力语气肯定地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。”

吴敏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她绕过沈力，无心再看画，匆匆而去。

沈力愣了愣，加快脚步跟了过去。

——第 26 章——

沈力、杨一凡在前，黄伟在后，三人往江边跑去。江上，小艇已向岸边驶来。待沈力、杨一凡跑到江边，小艇已靠岸。赵天亮和魏明坐在艇上，优哉游哉地吸烟。

沈力：“发生了什么事儿？”

魏明得意地一指船舱：“自己过来看。”

杨一凡走到小艇前，看一眼立即后退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赵天亮：“鱼啊。”

沈力也吃惊地说：“半条鱼那么大？鲨鱼？！”

魏明：“江里哪有什么鲨鱼，是鳊鱼。”

沈力和杨一凡显然第一次听说“鳊鱼”二字，大开眼界地对视。沈力不由得啧啧称奇：“我看，起码二百多斤！”

杨一凡：“半条鱼比一头大肥猪还大！”

黄伟一瘸一拐地也跑到了，急切地问赵天亮和魏明：“是误会还是成心欺负咱们，你俩受伤没有？”

赵天亮：“伤是都受了一点儿，不过太值了。”

魏明：“不是误会，谁也没向谁挑衅，双方来了次齐心协力的合作！”

沈力将黄伟推进小艇，黄伟朝艇看一眼，乐得合不拢嘴，摩拳擦掌地说：

“难怪在望远镜中望见天亮动斧子。谁也别跟我争啊，今晚我上灶，今晚一定得我亲自上灶！做鱼老魏不行，今晚你们就瞧我的好吧！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木房子里，一班全体知青都在，人人捧着一只大号碗，人人一满碗大块儿鱼肉，人人随处而坐，吃得聚精会神，大快朵颐。

“小地包”盘腿坐在炕上，放下空空如也的碗，摸着肚子说：“不吃了不吃了，谁再给我盛到跟前我也不吃了！从没这么一大碗一大碗地吃过鱼肉！”说完，像是吃得累坏了，四仰八叉地往炕上一倒。

“小黄浦”：“哎，我有个问题。大黄鱼小黄鱼，我们上海人以前那是没少吃的，可我们吃的那种黄鱼，再大也大不过一尺多长，今天咱们吃的是不是黄鱼精啊？”

黄伟：“你们上海人吃的那叫什么黄鱼？那是‘黄颜色’的‘黄’，跟我的姓是一个字。咱们吃的这种鳊鱼，是一个‘鱼’字旁边加一个‘皇帝’的‘皇’！”

杨一凡：“这么说咱们把黑龙江里的鱼皇帝给吃了？”

魏明：“你小子恐怕这辈子也没那么大的福！咱们吃的只能算是皇太子。”他又对“小黄浦”说：“至于你们上海人吃的那种大黄鱼，与这种鳊鱼比起来，那就只能算是鱼苗。”他放下碗，摆出权威的架势：“据本人所知，这种鳊鱼，只存在于黑龙江入海口处那一片海域，而且一向生活在深水区，胎生，一生几十年最多只生几次小鱼，一次又最多只生两条。大的能长到一千多斤。近百年里，从黑龙江只捕到过八九百斤重的大鳊鱼。它游到黑龙江里，常常是由于方向感出了问题，所谓误入歧途……”

沈力：“大家光顾了忙活这顿鳊鱼宴了，都忘了问了——你们怎么和那边分起鱼来了？”

黄伟：“对对对，都忘了这茬儿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”

魏明：“天亮，我撑着了，你说。”

赵天亮：“也是赶巧了。我俩驾着咱们那小艇，正在咱们这边儿巡驶，

就见他们那边儿的小渔船扭起秧歌来，眼瞧着就要翻。又看见船后边拖着网，有什么家伙在网里折腾。我们俩本不想管的，因为一管就越过了江界呀，可小船上那几个苏联姑娘，朝我们挥手，朝我们喊叫。我听不懂俄语，老魏听明白了，说是她们在朝我俩求救。”

魏明：“不都是苏联大姑娘啊，还有苏联小媳妇！”

赵天亮：“这我可没顾上分辨。我一想，不管两国怎么着了，那也毕竟是几个女人在向咱们求救呀，但凡是个男人，绝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啊，所以我就把咱们的小艇靠过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她们的小船儿不就翻不了啦。老魏来了莽劲儿，跳上她们的小船，夺过一支桨就拍鱼。拍断了一支桨，用第二支桨才把鱼拍昏，拖进了她们的小船里。鱼太大，又太沉，小船要进水，老魏就让她们都上到了咱们的小艇上……”

黄伟：“不用讲了，我一听就明白了——她们的渔网缠住了咱们的螺旋桨，船和艇一时半会儿分不开了，对不？”

魏明：“真聪明。”

黄伟自鸣得意地说：“没点儿起码的想象力，那也不敢开始写小说。何况听来听去也没什么悬念。我讲的那个关于鹦鹉的故事，那才叫有悬念！”

魏明用白眼看看他说：“不过你是自作聪明！估计你写出来的小说也好不到哪儿去。”

黄伟：“再说一遍！”说着便伸手拧魏明耳朵。

赵天亮：“别闹行不行？既然要求我讲，那就得安安静静听我讲完，否则我不讲了。”

于是黄伟和魏明安静下来。

赵天亮：“老黄，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。她们的渔网并没缠住咱们小艇的螺旋桨。等危险情况过去了以后，她们都不下咱们的小艇了……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耍赖？想讹你俩？”

“小黄浦”：“你俩……没对人家大姑娘小媳妇们，有什么无礼的举动吧？”

“什么话！天亮和老魏，他俩是那种人吗？”沈力不平道。

杨一凡：“听班长自己交代，听班长自己交代！”

赵天亮挥拳威胁了杨一凡一下：“老魏告诉我，人家主动提出，要分半条鱼给咱们。我一想，咱们做的完全是应该做的，末了分人家半条鱼，那咱们中国人助人为乐的形象不就被半条鱼抵消了嘛，好像咱们帮人家一下，动机就是冲着能分半条鱼似的，所以我就没同意。人家还真心诚。我不同意，人家就不下船。都不下船，我俩也不能把人家几个大姑娘小媳妇给载过来呀！正让老魏翻译过来翻译过去的，人家的巡逻艇开了过来。倒多亏老魏把工具箱放船上了，我一急，拎着斧头跳她们小船上，把那条鱼剁成了两段。没想到那条鱼只昏没死，尾巴扫了我腿一下，红印子到现在没消下去。”

“小地包”：“干吗不要后半段？后半段肉才多呢！”

“小黄浦”：“前半段也行，鱼头营养更丰富！”

魏明：“人家倒是挺大方，随咱们挑。”

赵天亮：“我也知道后半段肉多，可人家挺大方，咱们也不能太贪啊……”

黄伟起身离开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，坐在窗台上，望着江对岸出神。大家的目光便落在他身上。

江对岸传来教堂的钟声。

魏明自言自语：“我对那边的钟声，已经比较习惯了。”

杨一凡问黄伟：“老黄，想什么呢？”

黄伟：“想点儿事儿而已。”他扭头朝赵天亮望去，见魏明向赵天亮们讲了一句什么笑话，大家都开怀大笑。赵天亮自然也笑了，但笑得有几分勉强。

黄伟临窗写起日记来：

除了天亮，我们几个过得倒都挺快活，因为有鱼肉可吃了。我们还让齐勇往连队带回了一些鱼肉干，给二班的知青们分享分享。对了，在那段

快活的日子里，连队爆出了一个新闻——齐勇居然也闹起恋爱来了，而且他的恋爱对象竟是“小地包”的姐姐孙曼玲。这一新闻，是沈力从连队带回来的……

秋季的树林里，地上也铺满了金灿灿的黄叶，置身林中的孙曼玲，像是在一个色彩华丽的童话世界里。她分明在期待着谁。齐勇向她跑来，距她几步远时站住，胸脯由于激动而起伏。孙曼玲幸福而又有点儿害羞地向他微笑。齐勇几步跨到她跟前，一把将她拉入怀中，不管不顾地便开始热吻她。闭着双眼的孙曼玲，情不自禁地用双臂揽住齐勇脖子。

正在这时，突然有一个黑影自空而降——是《天鹅湖》中邪恶的披黑斗篷的猫头鹰……

七连女一班的宿舍里，孙曼玲发出一声惊叫，从梦中醒来，猛地坐起。睡在她左右的哈尔滨女知青高洁和北京女知青汤洋洋也醒了。

高洁：“班长，怎么了？”

孙曼玲：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汤洋洋：“班长，做噩梦了吧？”

孙曼玲躺下，自言自语：“不止一次做同一种梦了。我终于明白了……”

都欠起身来的高洁和汤洋洋，隔着孙曼玲，相互狐疑地看着，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。

方婉之在猪舍前面喂猪，孙曼玲走到她身边：“排长……”

方婉之转身见是孙曼玲，奇怪地看着她：“今天休息，怎么不在宿舍睡懒觉？我去过你们宿舍一趟了，她们还都在睡懒觉，唯独你的被褥叠起来了。”

孙曼玲：“我到河边洗衣服去了，后来又到您家去找您，别人说您来这儿了，我就也来了……”

方婉之一边喂猪，一边说：“耿大爷闹情绪了，说喂不好猪，还想回马

号去喂马，所以我临时来替替他。有事儿？”

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是想跟您聊聊。”

方婉之在围裙上擦擦手：“好啊！我正要到地里拉一车猪菜回来，跟我一块儿去吧。”

孙曼玲点头。

老牛拉着的车行在从连队到菜地的一条路上，秋季中午的阳光很明媚。方婉之和孙曼玲坐在车板前的左右角。

孙曼玲：“排长，我想跟您说的是一个秘密。”

方婉之：“哦？什么样的秘密呢？”

“关于我自己的……当然，也关系到另一个人。除了您，我不会再告诉第二个人。”

方婉之想了想，看着她问：“你已经考虑再三，认为告诉我是特别必要的吗？”

孙曼玲也转脸看她，点头。

“不会后悔？”

孙曼玲摇头。

“需要我严格保密的那一种秘密？”

孙曼玲点头。

方婉之：“小孙，我可有言在先啊，我是你排长，又是党员，还是连党支部的支委，如果你告诉我的秘密和我对你们知青的责任相冲突，恐怕我还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严格保密。该向党支部汇报的话，我肯定是要汇报的。”

孙曼玲：“不是那种您非向支部汇报不可的秘密。”

“那么，我向你保证，绝不对另外任何人说。”

方婉之：“排长，我现在，开始有点儿瞧不起我自己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……自己很不好……”

方婉之：“这不符合事实吧？无论男女知青，还是老战士、老职工，包括他们的家属以及连长指导员们，大家都觉得你很好啊。尤其这一年来，你各方面的进步都很大，党支部希望你今年还能被评上五好战士呢！”

孙曼玲：“我不够格，我太不够格了。排长，我认为，自己的心灵其实挺肮脏的，就像毛主席语录中说的那样，有些腌腌臢臢的东西……”

“吁！”

方婉之将牛车勒住了，不解地望着孙曼玲：“小孙，为什么这么贬损自己呢？”

孙曼玲脸红了起来：“排长，我做了特别不好的梦！”

方婉之“扑哧”笑了：“梦当然也有好坏之分。谁也不愿意经常做噩梦呀。你最近经常做噩梦？”

孙曼玲：“排长，我经常梦到和人幽会，那人还亲吻我……我……我怎么做这么下流的梦啊！”她竟双手捂脸，羞耻地呜呜哭了。

方婉之：“那属于挺好的梦啊！总比经常做噩梦，半夜里吓醒了好吧？我像你这种年龄的时候，也经常做同样的梦。”

孙曼玲立刻止住哭，缓缓放下手，不相信地瞪着方婉之。

方婉之回忆道：“事实上，我十六七岁的时候，就开始做那样的梦了。当年上海有一位电影男演员，形象俊朗，儒雅，我将他的电影剧照剪下来，到处贴在我自己小房间的墙上，我父母也从没因此批评过我。那时的我，经常梦见他……”

孙曼玲不哭了，她瞪大眼睛：“梦到和他幽会？”

方婉之点头。

“还梦到和他亲吻？”

方婉之点头。

孙曼玲顿觉陌生地看着方婉之。

方婉之：“后来，正像连长跟你们讲过的那样，我十八岁那一年，因为考上海音乐学院钢琴专业落榜，自尊心受到了打击，一冲动，到北大荒来

找我小姨。没找到我小姨，却认识了咱们七连的第一任连长。回到上海以后，我就经常梦到他，醒了我就一个人无声地笑。回忆那样的梦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我做的梦下流，更不认为自己可耻。我明白，我是爱上他了。我爱上他了这件事儿，我得告诉他。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。”

孙曼玲：“在信中告诉他您梦到他了？”

“对呀。他又没对象，我干吗不及时告诉他？万一告诉晚了，结果他和别人对上了象呢？”

孙曼玲“扑哧”笑了。

方婉之问她：“你每次梦到的是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？”

孙曼玲更加不好意思了：“排长，看你说的什么呀！”

“那么，是每次梦到同一个人了？”

孙曼玲难为情地点头。

“那证明你也爱上一个人了嘛！”方婉之笑了，她拍一下牛，牛又开始走了。

孙曼玲低头沉思。一阵沉默后，孙曼玲忍不住问：“排长，您怎么不再问我了？”

“还问你什么啊？”

“难道您就不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”

方婉之：“是不想知道。知道你只不过是开始恋爱了，使你明白，你一点儿也不必因为做过那样的梦就觉得自己可耻，对得起你告诉我的秘密了呀。”

孙曼玲不满地说：“排长……”

方婉之：“好好好，我想知道，很想知道。他是谁？”

孙曼玲小声地说：“齐勇。”

“吁！”方婉之又让牛车停住。

方婉之：“齐勇是个好小伙子啊！那我简直应该向你祝贺了呀！据我所知，他还没对象呢。你俩要能谈成了，我作为你排长，心里都会替你们高兴。”

孙曼玲：“可是女知青都说他在县城里搞过一个！”

“那是猜传。那件事儿对于他，算不上是恋爱。对于县城里那姑娘，也不是。”

孙曼玲：“可……可我冤枉过他！因为……因为我自己做过那样的梦，我就以为是他真的吻过我。明明吻过我，见到我还带搭不理的，我就以为他虚伪，不道德，所以有一次我就当面质问他，把他质问得挺恼火的。排长，您说我现在可该怎么办啊？”

方婉之又笑了，推了孙曼玲的肩一下：“你呀你呀，你这个小孙呀！你可真是可笑可爱又可怜！那就找机会去向他认个错吧，也是一次接触的机会啊，没有哪一个小伙子，会拒绝一个姑娘向自己认错的。”

孙曼玲蹦下车，往回便跑。

方婉之在车上叫他：“哪儿去？”

孙曼玲头也不回：“找他去！”

“回来，先帮我到地里弄菜去！”

“您自己弄吧，我的事儿更重要！”

“乌云”刚洗过澡，它站在小河边，身上水淋淋的，也没被拴住，在安闲地吃草。

齐勇坐在河边，望着河面吹口琴。孙曼玲悄悄走到他背后，不自然地咳嗽。

齐勇站起来：“知道什么叫‘干咳一声’吗？你刚才就是。”

孙曼玲：“我家来信了。我爸爸妈妈，他们都对你感觉很好……”

齐勇玩世不恭地说：“我在乎我爸妈对我的感觉，不在乎你爸妈对我的感觉。”

孙曼玲望着他，咬着下唇，沉默片刻又说：“我不是来找别扭的，我是来向你认错的。”

齐勇就绕着她转，用嘲讽的目光上下审视她，不明白她又搞什么鬼花

样儿。齐勇绕着她转时，孙曼玲自己也原地旋转身子。她诚恳地说：“我真是向你来认错的。”

齐勇：“你，向我认错？这是真的？那好啊，本着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原则，我欢迎一切人勇于主动向我承认错误。说吧。”

“那件事儿，是我冤枉你了。”

“说明白了，哪件事儿？”

孙曼玲：“就是……我认为你偷偷吻过我，而你又不肯承认那件事儿……”

齐勇：“我根本没做过的事儿，当然不能承认！”

孙曼玲：“所以我说我冤枉了你。事实是，记不得从哪一天开始的，我经常做那么一种梦，在这种季节，在一片树叶金灿灿的树林中，我和你，咱俩一次次幽会，就像牧羊女和她恋爱的王子在童话里幽会似的。在梦里，你吻我的次数多了，我就以为那是发生在现实中的事儿了。而在现实中，你又不太理我，所以我生你的气，所以就发生了我当面质问你那件事儿……”

齐勇听呆了。

孙曼玲苦笑：“我真可笑。”

“你刚才说，在你的梦里，我像王子？”

孙曼玲点头。

“那，我穿什么衣服？”

“就这一身衣服。”

齐勇有些失望：“就这一身啊，那就不能说是像王子。”

“我是那么形容。”

齐勇又问：“我佩宝剑了吗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孙曼玲回想了一下，“好像没有。”

“我是骑着‘乌云’吗？”

孙曼玲摇头。

“那么，你的梦，太一般化了。”

孙曼玲大声地说：“不一般化！因为你一见到我，就把我拉到你怀里，